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九

宋史四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事副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朕等奉

勅修

道學四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

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

可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於

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榦

三百五十一
他出幹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
歸幹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
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
詣東萊占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亡熹與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
以其子妻幹寧宗即位熹命幹奉喪補將仕郎銓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熹者從之講學于墓
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熹嘗有他時便可請直
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熹死熹嘗有條理他日當
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

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汗
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
憾矣訃聞幹持心喪二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
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
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為荆湖北
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悻知撫州高商老辟為
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
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

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
司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
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糶客米發
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報
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授鄂州例十之一告糶於
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
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
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為屋館四方

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督武夷

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
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
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
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
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
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
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于堂濠若官入
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後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其人料分或搬運其處土木應副其料

使用其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
 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
 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
 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
 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
 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
 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
 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出晨輿登郡閣
 望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
 淮東西皆震獨安慶被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

不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才強于寇

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璣辟為參議官再辭不

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

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

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幹

移書玘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

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

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

者其用愈重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

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

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還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慮其間必有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言甚於金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援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相師與偕行餘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必有條陳易於施行

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借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佻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幹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淨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

四百一
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奔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
大率類此切意于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
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
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
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
血視管絃之啁秋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

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
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
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
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
率則當有八萬人文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
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
哉則關之不可守以五六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保
蕪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
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已之尤甚共詆排

之取後先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
 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
 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
 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中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
 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倅
 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
 著諸豪又深知榦倅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長
 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
 榦入見必直言邊事入起擠之榦遂

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
 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豐豐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
 夕往來質疑詰問益加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
 官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
 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
 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
 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徙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
 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

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
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關射圃令其習射廩
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
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
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
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渡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
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
都堂審察辭再乃再辭中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
者雲集

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玘漕使王補之交
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
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
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
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
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
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
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浚燔白于漕帥修之
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
視民稅產物力各歲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

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今者無籍而民請張持空券
 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
 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
 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所以歲之是棄物也誠
 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於楮幣則楮幣為
 實用矣劄入漕司即...燔又念社倉之買
 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未得沾惠遂倡議京穀
 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直德
 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嘗是時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

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以
 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
 元至道宮燔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
 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
 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
 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
 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真講筵其裨聖學豈淺哉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

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詢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止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以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

從朱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詩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授于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為證云改素

四百十
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
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
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于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
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
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
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
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
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為都吏所買都吏
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姪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
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
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
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
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
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黠之湖南鄠寇作亂與縣接
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
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
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

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
 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
 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
 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
 可致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為閱款狀
 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德修稅寬催科以召
 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洽數以病請祠
 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
 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府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
 曰嘻是先師之亦以是日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曰向

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歲久
 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
 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
 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
 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
 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教故
 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
 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
 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
 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

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閔祖李芳子柴中行真德
 秀魏了翁李真趙汝諱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
 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真寶章閣所著書有春
 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通鑑長編事略歷代
 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孫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業林宗臣見而
 竒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授以近思錄淳退而
 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
 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

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
 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
 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
 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
 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
 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
 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
 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
 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

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
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
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
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
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
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
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
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
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
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

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
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
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
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
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
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
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
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凡
物美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實主進退之幾如
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

精詳新傳

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錮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既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

欲徑造上達之境及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文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

中
口義字義詳講禮詩文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

谷頰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

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
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
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
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
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於集危坐竟日未始傾
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
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太
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也天
子閱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
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
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簡劉穎薦
于朝除登聞鼓院先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
闕請勅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
老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
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孳瑾盈野或食其子
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時有
旨倚閣夏秋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
其專移居筠州已而浸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

二百九十四年
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
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
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未嘗守南康灝執弟子
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
忍去者久之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宋史四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儒林一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

子瞻附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

第伍附

李之才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
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

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禘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儼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

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
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
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確五月賜崇
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
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賈儀俾之裁定儀上
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
年祀寔遠圖繪缺然踏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
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
旨能整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各四卷臣再
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六

卷以陳說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金其同之說
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
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
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
人之職及阮誥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
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
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
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
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
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

禮官脩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蔡邕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剛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知梁正之言可知謚之紕繆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以編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細如晉之後鄭玄下

廟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以論說檢其書亦不五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宗義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在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宗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

四百个
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充不合禮巨等竊以劉向之
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
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
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
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
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
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
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
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
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所撰論禮未為失所以自義三

之出虛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以為師法今五
帝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
禮制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
改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
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
聖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
畫金聶崇義去金畫鑊巨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
古易說卦云坤為金詩云惟錡及金又云漑之金鬻
春秋傳云錡金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
醜金所以燔捭而祭即金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

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曰先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為噴攀龍即作龔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語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

嘲之忠恕大慙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直真儒者之戲云

邢曷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曷以是監處楚秦間秦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為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緡選為諸王府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端拱初賜金紫累遷金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司勳郎

三百八十八
中俄知審刑院以曷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其事是冬曷上表自陳夙侍講調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曷為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俄為淮南兩浙巡撫使初置講讀之職即於便坐令曷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曷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內艱以曷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願露

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曷經版幾何曷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曷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曷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寒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曷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曷居

四百个
近職常多召對一日從容與上語及官邸舊僚歎其
淪喪殆盡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
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昺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
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
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
言楊礪夏侯嶠同為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
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起拜工部尚書知
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
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
皆賦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允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
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昺表
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
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
禮部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特憂
於色以昺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
且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昺多采其說
而對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
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
早曠為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大醫
 診視六月上親臨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
 絲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
 有加於曷與郭贊者以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
 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
 軍若思還侍疾踰月七年七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
 進秩初雍熙中曷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
 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曷為諸王
 講說由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曷經義曷每至
 必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

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曷同觀作禮選者賜之
 家無遺書獨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曷卒亟詔
 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家中曷在東宮及內庭
 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敷引
 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皆
 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
 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為臣之道當
 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壽
 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
 焦勞有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

不自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以對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毋賓古闔承翰就太常寺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以是德之昺之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用為三司判官後至祠部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亦自從奭問經者奭為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

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策為監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二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

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招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輿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

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也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

字四百八十一
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
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
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矣
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
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
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
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
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
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
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之德而何為下龍
泉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發實為邪以
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
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
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
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
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德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
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
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
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
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

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存饑之墟修違經文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成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感國廢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同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

計見神鏡畢東封使議西幸輕一車加萬石字字餘日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自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籙豆簞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備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鵬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

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揚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猶恐虛費片遠却佞罷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之所覆也天下

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者陽陵上陵祀孔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群臣然知與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又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之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旣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頃又請裁省淳用不

報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究火天禧中未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未能者姦佞小人

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
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
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
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
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光帝時有侯莫陳利
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
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
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
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
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

亂離乘輿播越

都滂罪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
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
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
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
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
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
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然既惑左道即紊
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無兵
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
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

宋史四百三十一 卷一百一十五 宋 後 高

害不生禍亂不作未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脩寺
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
奭以納諫怒直輕忽薄歛四事為言頗施行焉仁宗
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為翰林侍
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錄丁父憂起
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部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
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為諫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
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一御殿
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明堂春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皇
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殿敷論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
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
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
日待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
小字賜諸學生獨奭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群臣即
席賦詩太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奭入謝又
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
又賜詩詔近臣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

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
 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
 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
 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
 代類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
 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
 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尚書論
 語孝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初園丘無外壇五郊從
 祀不設席尊不施罍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
 登升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具上帝外級止十七

位而不以星辰從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下釋奠無
 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奭皆
 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
 帝廟祀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
 右侍郎致仕

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
 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暉皆常師
 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
 經無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
 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

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
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
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
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
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
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
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
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
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
皆令器穆亦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

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言論高下縣人相牛
王先生市山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
門中夜有盜者按門將入昭素見之即自門中潛擲椽
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
借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
絕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
明鄆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除
軍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
南通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

三代還遷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
對以君父臣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
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
客員外郎三年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
籍田維起周禮至于唐書凡以制度並錄之以獻
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以國馬直史館繼
史駁之曰管子云衣食足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其
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
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出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

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
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國馬徒引前
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所市國馬
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材餽失於善視遂至玄黃
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
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
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
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
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
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

有因緣為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滇汗絲綸所宜重
慎上覽之遂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
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
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
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為原今
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
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
之後重養晚蠶之兩出絲甚少而采之葉來歲不茂
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坵野
之地官馬之死若非明援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

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食物
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
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
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
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
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無工部
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
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自
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為屬邑吏
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始升即署自以通經求為

司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
東使至維自耻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
何罪降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
為祭酒又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
戚故舊有書信來者多云祭酒即中田敏晉朝任祭
酒仍兼侍郎在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
然僭紳惡其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大
學上以侵壞民舍不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
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
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萬為掌事黃門所發維憂懼

遽以家財贖之疾遂亟上赦而不問維將終

鄭革口授遺教以五經疏未畢為恨景德四年錄其

孫高圭同學究出身

孔安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

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

子家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

謙生鮒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業

其家書于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

去國延年生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

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

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為尚
書郎平帝元始元年封均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
謚天子為褒成宣尼公王莽以均為太尉三以疾辭
得還葬敗失國後漢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
為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指褒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
損為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百戶
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魏為議郎黃初二
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中武帝泰始三年徙封
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黃門侍郎震生疑疑生
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有

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鮮生乘
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乘為
少正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祕書
太和中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
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
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
生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
及制舉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
改封紹聖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
年封褒聖侯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

天授二年賜德倫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
 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璿之玄宗開元中歷
 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璿之為襲文宣公
 兼兗州長史璿之生管龍封歷兗州泗水令管生齊
 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為兗州司馬陷於東平
 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暉歸魯詔
 以惟暉為兗州參軍奉天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
 惟暉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
 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充春秋奉祀白

璿之平定第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

年授文宣公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

生文宣公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

封戶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

祭本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

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遷襲丘令襲

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

年平慕容彥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玉

品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真舉進士不第
 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黃

四百一
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
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為軍詔以為縣就命
宜知縣事後以為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
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
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
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職洽聞
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
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密州
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為謝詔
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

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
學究出身為曲阜主簿歷闕長葛二令真宗至道三
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
束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
本州長吏特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
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
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
年東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
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

氏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又之御北亭
 召從臣觀古碑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
 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為太
 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
 士延祐習學究延祐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其賜
 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勅為殿中丞通
 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
 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
 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今本州選儒生
 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

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仙源

三子為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後舉進士

及後改名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

事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

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

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為左拾遺選右補

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吳

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羨之贈賄甚厚及

還值周祖入京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

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
 贈金紫世宗元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悞
 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
 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
 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充少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
 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
 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
 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綬上問
 一侍典禮頌占對閑雅上喜置之於後世謂此有

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
 得疾卒年五十一頌好詆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
 文當時稱其道麗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
 鄜州官舍嘗召坊場者治堂室以帛蒙其首人皆笑
 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曠字文炳雍熙二年進
 士淹雅有士行累為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
 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為曹國
 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充資贊道維
 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曠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
 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

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穎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

簿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為著作佐郎直

史館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

為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

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

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為右補

闕明年轉侍御史會詔拙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

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

寇遷壽鎮常山以拙為掌書記漢初召為司馬郎

直學士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

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

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

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

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

詹事判太府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

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

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

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

年年卒年八十一字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
 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為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
 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為國子博士上言請四
 郊置齋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
 太常博士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頌公卿
 如古禮奉詔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顥路航李君
 陳觀等剛定唐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
 經改戶部員外郎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
 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無戶部侍郎
 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

止曰世官宰相兼維翰聞之即改
 復為祭酒漢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
 初改丞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割契
 丹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
 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
 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為儒學之宗師乃薦
 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
 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
 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
 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

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
 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
 杖每日常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
 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之自從諷從諷謝曰祭酒
 所遺經書僕但能識孝經而已曰讀書不必多十八
 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以此諷兵敗於郢故敏以
 此諷之從諷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兩其
 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曰盤庚若網在綱為若
 網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棊亦槿注曰日及改為白

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子章上其書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

肄業后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

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

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

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

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

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道張文旦者

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為

主簿

李覺自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充工人多傳秘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為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

幽州維薦為覺有學逸禮記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出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外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

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其是冬以本官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傲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版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平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祕閣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筭雉免首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

成果精簡淑意其稍製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皆嘆伏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為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偁並舉進士明經術頗正雍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兩遣官多專經之古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

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
 與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
 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
 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
 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曰朕官中無事樂聞講
 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
 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
 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
 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倓
 全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

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
 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倓佺曰昔秦
 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
 臣聞刀用為角撇兩點為角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
 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倓佺說尚書即特
 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
 以白金緡絲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
 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
 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

三百八十一
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下嚴
寡合雖之才亦頗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
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
才爾脩之易受之種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
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
為衛州獲加主簿權其成令時邵雍居母憂于齋
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窮憂以養父之才叩門
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
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
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

雍曰一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
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
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
惜之則曰宜少賤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
容君蓋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
孟州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
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
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
如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
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

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殊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祿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

計字九十九中人一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宋史四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修國史領選事都總裁

魏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槩 李觀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

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

宋史四百三十二 陳寧

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悉黥為兵遷在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廬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舜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照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又是塞是親調爾衛兵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堯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實彰令式我塞長河

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頌有逆遜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職乃敢恣宵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未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為備至來春與師比兵之遇春夏則輶裘皮履羊

弓塞馬不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地甚沃因其地實及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糴官府多積兵以備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來于今七年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飢粟若以況之湯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賞成功而賚之可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為勢必擇四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為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公

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熟有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為一將多則分部扞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不勝我實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為兩地費用之耗自
 然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
 必民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
 轉般何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
 為後繼今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
 明降日月之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
 死士得仰給則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
 不足殄也起為左補闕復直史館遷脩撰預修國史
 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
 人翟頴者曰嘗與之善因為改姓名馬周以為唐馬

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薦可為大臣又舉材任
 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曰所為馬周坐流海
 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郾
 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善中官王繼恩
 為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惡之貶安遠
 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州團練副
 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為保信軍節
 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
 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

字四自
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秘書監卒曰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
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
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斷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
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黠貨干擾州縣持吏短
長為時論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樞民間皇祐末知
襄州王田為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
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
字公踈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

十餘同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間
同名欲致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
知白薦為大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
符以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
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
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
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
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
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
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頊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

曰存道先生

劉頴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
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
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
議為輔弼名對馮元劉筠等身滕涉蔡齊上其書除
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儲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
州青州皆辟為從事卒著意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
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
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幼習經史從種放學于冬

南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

王禹偁禹偁音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

德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

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

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

議寢知陝州卒弁性孝交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

子喜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

參朱頔伊淳相交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

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太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聽孔道朝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俛首待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監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魚召為通英閣祗候監國言其講說多異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

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袒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碑為主簿未卒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

國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
 官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
 以易教授于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
 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患
 文章之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
 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
 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
 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
 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
 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儕

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書開閭闔躬覽英賢手
 鉏姦枿大聲颯颯風風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
 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感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
 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
 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執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
 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徃予式遏六月酷日大

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
 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
 言深切予不克舜弼自咎罰諫官一年疏奏蒲篋侍
 從周歲忠力塵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
 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
 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
 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
 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
 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
 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

有竒骨其魁落豈視君楔其人渾樸不施剗厥可
 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
 朝轡轍言論礫硠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
 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
 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
 脩儔足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
 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魍衆賢之進如
 矛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

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群臣跋踖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母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

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崇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孛孛教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

宋史四百三十二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陳寧寫

二百九十三人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

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嘗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

太常鐘磬騷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

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

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

四百一十
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
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
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
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
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家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
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算術兼通大
諸曆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為編
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
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

才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
而直聲壽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
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
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
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丁昂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
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家旁
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
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
幼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

富人開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穀千石以飼飢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府兵之法四畝一民部以為軍開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為兵柵要衝購強人使守禦從淮安程琳嘗禁蜀人不得曰

龍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世且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滄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

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三戶

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

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
 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
 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
 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
 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
 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
 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
 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又見王宮有路
 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
 更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

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
 東門南門而次右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
 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
 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
 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
 是置之所則溥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
 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
 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
 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

字四百八
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
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
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
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闔稽於白虎通
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
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大
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
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
講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書及川

苦沈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
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
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
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竒之辟彰武
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
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
少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召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
視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秘書
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
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

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
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
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
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
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
交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
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
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
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

立其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亦父子兄弟之
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
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
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
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
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
死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
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
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
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

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天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治平中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

在潁川與處士常秩交善熙寧中秩上其文卷
回子汾為郊社齋即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潁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

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
 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網漏略零細校其所
 見未為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
 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
 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
 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
 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
 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
 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
 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

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豪髮又以公議名山人
 然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去
 未是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
 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疆舌不語
 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
 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
 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聾張口播緣飾百端德
 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
 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
 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

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
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
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安庸人伍者良以
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
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
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
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
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
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弟同字容李
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知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

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
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
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
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
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
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
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而莫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
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

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該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中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

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立言之言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子而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世與天道子貢所以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季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說湖州歸安主簿謚

諷謹說誼

三百八十五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
王佐大略嘗謂二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填撫四方
親附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
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
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
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第
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當不就
其後京相當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
易與春秋皆為之傳得聖人之旨居久之有經旨二
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陳旼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
官徽宗初進逐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
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場所著樂書三十卷貫
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
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
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揚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
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大簇大呂
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
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賜議進鴻臚丞常少卿

二百四十五
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
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
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陽樂書
並行于世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一

